

《俞淨意公遇灶神記》。諸位同修，大家上午好，阿彌陀佛。我們昨天晚上第一堂課，跟大家簡單介紹我們這次的講題「俞淨意公遇灶神記」這篇傳記的一個大概內容。我們昨天晚上也講到了這篇傳記的第一段。

【明嘉靖時。江西俞公。諱都。字良臣。多才博學。十八歲為諸生。每試必高等。】

這一段我們昨天晚上沒有講完，我們今天接著再講下去。這一段就是給我們介紹俞淨意公這個人他是在哪個時代、在什麼地區、在什麼國家地區，以及他這個人他的才能，這一段就是給我們講這個內容。『明』是朝代的名稱，現在講中國，在古時候每個朝代都有它的國名，它的年號，在明朝就叫大明國，清朝叫大清國，所以「明」是當時國家的國名。就像我們現在在澳洲，這個國家稱為澳大利亞。明就是國名，國家的名稱。『嘉靖』是這個國家這個朝代的年號。昨天也跟大家報告，以公元來算，「嘉靖」就是這位明朝的皇帝，是公元一千五百二十二年到一千五百六十六年，這四十五年就是他執政的時期。

在這個時代，在江西省，現在中國的江西省，有位姓俞的俞先生。『公』是中國古人對人的一個尊稱，稱為公，『江西俞公』，我們現在人稱先生，就是俞先生。他是明朝嘉靖時候的人，跟袁了凡是同一個時代，俞淨意先生，俞先生他年紀比袁了凡要大，比袁了凡大，同一個時代。他『諱都，字良臣，多才博學，十八歲為諸生，每試必高等』。這位俞先生他書念得很好，很有學問。「十八歲為諸生」，也就是說十八歲他就中了秀才。在古時候的秀才等於

我們現在大學的學士，有大學畢業學士的資格。「每試必高等」，每次考試他的名次都很高，可見得他確實有聰明過人之處，比一般人聰明，就是很有才華。這是簡單給我們介紹俞先生俞都這個人。

嘉靖年間，佛教裡面也有一樁大事情，就是方冊《大藏經》的刊行。從前《大藏經》都是摺疊的本子，現在我們在寺院裡面看到很多拜懺的，像《梁皇寶懺》、《慈悲三昧水懺》等等，這些懺本、經書、經典都用摺疊本，在這之前是摺疊本。在嘉靖這個時候就改成線裝方冊的經本，就是我們現在看到四四方方的。古時候它是用線把它穿起來，現在用漿糊把它黏起來了。古時候沒有用漿糊，用線把它串起來，一本四四方方，就我們現在看的書本，四四方方的方冊。所以在佛教裡面，那個時候《大藏經》就第一個改成方冊版本的《大藏經》。所以在那個時候編印的《藏經》就稱為《嘉靖藏》。《嘉靖藏》，這部《藏經》，我記得在圖文巴澳洲淨宗學院，好像也蒐集了十幾種《大藏經》不同的版本，我記得在圖文巴那個圖書館有看到這部《大藏經》。

嘉靖就是指這個年代，在佛教界裡面有這樁事情。這樁事情是憨山大師，憨山大師也是明朝這個時代一位很有名的禪宗大德，他也提倡念佛。所以這稱為明末四大師之一憨山大師（德清和尚），是他發起這樁事情，發起編輯《大藏經》，方冊《大藏經》他發起的。他編輯的地點在現在江蘇省的金山寺，所以這部《藏經》另外一個名稱也稱為《金山藏》，就是以它的編輯的地點來做為一個名稱。經書從摺疊本到線裝本，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，嘉靖年間開始的，這是佛門裡面一樁大事。在以前台灣曾經印過《中華大藏經》第二輯，它的原本就是根據《嘉靖藏》來印的，這部《藏經》流傳到現在也有四百多年。在當時佛教界有這麼一樁大事，方冊《大藏經》的編輯流通，從那個時候開始的。這是附帶給大家報告，這

個佛教界有這麼一樁大事，因為印《大藏經》，在中國古代算是國家大事。我們接著再看下面一段：

【年及壯。家貧授徒。與同庠生十餘人。結文昌社。惜字放生。戒淫殺口過。行之有年。前後應試七科。皆不中。生五子。四子病夭。其第三子。甚聰秀。左足底有雙痣。夫婦寶之。八歲戲於里中。遂失去。不知所之。生四女。僅存其一。妻以哭兒女故。兩目皆盲。公潦倒終年。貧窘益甚。自反無大過。慘膺天罰。】

這一段是說出他壯年的時候非常的潦倒，年歲也大了，家境也不好，靠著教書為生。當時沒有學校，不像現在有學校。在中國古時候，學生要學習，大部分都是這個地方，秀才他辦一個私塾，就類似我們現在補習班這一類的私塾。有一些學生願意來跟他學習的，供養一些學費給老師，他就依靠學生的供養來維持生活。當然他學生是不多，他的學生只有十幾個人，也不多。這是古時候教書的，有的他生活過得比較好，這位俞先生是非常不好，就是生活非常的艱難。他跟同學十幾個人，就是他同學十幾個人，『結文昌社』。『同庠生』就是跟他同一年進學的同班同學，就是同一年考進秀才的。「文昌社」就是我們現在講的社團，這是社會上一個慈善公益的團體。現在在台灣，我們華藏淨宗學會也在政府內政部申請一個社團法人，在澳洲這裡也是有，這就是我們現在講的社團。他跟同學十幾個人結一個社團，這是大家志同道合聚集在一起，實行《文昌帝君陰騭文》，依照《文昌帝君陰騭文》的教訓來修行、來學習、來推廣。

現在印的《安士全書》，上半部就是「文昌帝君陰騭文」，昨天晚上也跟大家報告，《安士全書》是我們淨宗十三祖印光祖師一生極力提倡的三本書之一。「文昌帝君陰騭文」在《安士全書》第一卷，就是這一篇文章的註解，引用三教經典來註解，內容註得非

常豐富。在古代讀書人都很普遍重視這篇文章，童子在七、八歲的時候，家長或者老師就會教子女來背誦，來讀《陰鷲文》。在《印光大師文鈔》裡面，我們看民國初年，這個時候印祖還是勸一般的在家居士教導兒女要讀《感應篇》、要讀《陰鷲文》，子女到了上學的年齡，就七、八歲。現在可能年齡更低了，現在年齡四、五歲就要送幼兒園、幼稚園，還沒有上小學就送幼稚園。在這個時候，也可以教這些幼兒來讀誦《感應篇》跟《陰鷲文》。這是印祖當時教這些在家居士的同修教導他們兒女，用這個來做為修身養性的一個標準。

這個讀誦、學習確實有好處，對於斷惡修善，明瞭善惡因果報應，懂得什麼是善、什麼是惡，學習斷惡修善有很大的幫助。《感應篇》跟《陰鷲文》這兩篇文字都不是很長，《文昌帝君陰鷲文》只有一千多個字，《感應篇》也差不多，所以這不是很長的文字。像我們現在讀的《弟子規》，也不是很長，都是簡短的文章。《感應篇》、《陰鷲文》特別提倡的就是因果教育，告訴我們什麼是善、什麼是惡，你修善有什麼好的果報，造惡有什麼不好的果報，這就是講到因果教育。因果講的就是現實的問題，跟我們有切身利害關係的，因此印光祖師一生極力的提倡《了凡四訓》、《感應篇》、《安士全書》，就是這個道理。

另外我們大家都知道，佛門講戒律，戒定慧三學。我們做三時繫念，中峰國師他編輯的繫念課本，一開頭我們看到，就是唱「戒定真香」這個讚。國師他把「戒定真香」擺在第一個，這個意思也非常明顯告訴我們，我們學佛修行，不管修學哪一個法門，中峰國師他是在宋朝末年、元朝初年當時的禪宗大德，是大徹大悟、明心見性的祖師大德。他是禪宗祖師，後來他也勸人念佛，等於他提倡禪淨雙修。我們看他繫念課本的白文這些開示，我們很明顯可以看

出來，讓我們也深深體會到，古大德講的，一句佛號是無上甚深微妙禪。不但參禪的是禪，念佛也是禪，而且是無上甚深微妙禪，這個我們也要知道。講一個禪、一個淨，包括所有的法門，大乘小乘、顯宗密教，修學的基礎就是戒、定。這是釋迦牟尼佛一生教學，這是他教學的總綱領，修戒，因戒得定，因定開慧，目的在開啟我們的自性般若智慧。我們自性般若智慧還沒有開啟之前，必須有個前方便，前方便就是要先修戒，有了戒，心才能定，心定才能開智慧，這個戒、定是開智慧的前方便。沒有透過前方便，我們就沒有辦法開啟自性的般若智慧。

講到戒，現在也有很多人去受戒，受了戒之後不知道該怎麼持戒，對戒學這方面可以說完全不了解，因此受戒也是個形式而已。印光祖師在《文鈔》給我們開示，因果是戒律的鋼骨。鋼骨就好像我們蓋房子，你這房子要蓋起來你要有個骨架，不管你是灌水泥的，或者是木造的，或者是現在鐵皮屋這一類的，必須它有個骨架。你沒有這個骨架，你這個房子蓋不起來。印祖給我們講，因果是戒律的鋼骨，也就是告訴我們，如果你不明瞭善惡因果報應這個理論跟事實，這個戒也沒有辦法持戒，受了戒也是有名無實。所以戒律它的精神就是因果教育，你不懂得因果，這個戒就持不好了。因此我們知道印祖他的苦心，把這三本書做為我們學習戒律的基礎。沒有因果教育的基礎，你就做不到戒，實在講受了戒也是假的，也不是真的。得不到戒體，當然你沒有戒你就得不到定，你心定不下來你就開不了智慧。所以這個非常重要的。

包括我們念佛法門，不一定開般若智慧，明心見性，大徹大悟。但是《彌陀經》講的、《無量壽經》講的，一向專念、一心不亂，這都是定。這個定它的定功有淺深不同，最起碼的定，我們講功夫成片，能夠伏煩惱妄想，沒有開智慧。但是如果你有這樣的一個

定功，臨命終就有把握帶業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。如果達不到這個定功，那就沒有把握了，要看臨命終那個時候自己的善根福德因緣。如果善根福德因緣具足也能往生淨土，但是沒有把握。如果要有把握，就要像《彌陀經》講的，你平常就要念到一心不亂。一心不亂我們達不到，起碼要念到功夫成片，能夠伏煩惱，這樣的定在淨土法門就算及格了。在其他法門還不及格，其他法門你不但得定，還要開智慧，斷煩惱破無明，這才能出得了三界，其他法門它的標準是這樣的。只有淨土法門，你只要夠上這個標準就算及格了，因為淨土法門可以帶業往生。

帶業往生，我們淨老和尚在講經也常常講，我們千萬不能誤會帶業這兩個字的意思。帶業是帶舊業，不帶新業。什麼叫舊業、什麼叫新業？舊業就是煩惱習氣種子，這個我們沒斷，還沒轉過來，還有，這個可以帶。但是不帶現行，你只能帶這個種子，不能帶現行。現行是什麼？它發作了，貪瞋痴慢的煩惱控制不住，時常發作，好像這個病常常發作。常常發作這就不行，這個不能帶。比如說臨命終的時候，煩惱發作了，發了一頓脾氣，心很不平，生煩惱，業障現前，貪瞋痴的煩惱現前。貪心，留戀這個世界，貪戀這個世界，他不肯走了，貪心現前。瞋恚心現前就是發脾氣，生煩惱。

這個我們看到很多人臨終都有這個現象。包括很多念佛的人念了一輩子，到臨命終，他聽到佛號就討厭的，老和尚在講經的時候講過，我自己也看了不少。在學佛，在佛門裡面看到這些同修，曾經幫人家助念，有的很好、有的不好，這個也看了很多。平常要念佛，到臨終他不念，煩惱習氣業障現前，他討厭，聽到佛號他心就煩。特別這身體有病痛的時候，自己做不了主。另外就是愚痴的現象，這個痴的現象，就是現在講老人痴呆症，或者他臨終的時候不醒人事，昏沉的現象，顛倒現象，或者自己親人他都認不得了，這

個現象是屬於痴，愚痴、顛倒，這個不能帶。如果臨終業障現前，這個沒辦法，這產生障礙，這個叫煩惱業障起現行，這個現行就沒辦法帶。

所以這個帶業往生，我們一定要知道，它是帶種子不帶現行，種子就是煩惱業習在，它並沒有轉變過來，斷就是轉變過來，轉煩惱為菩提，沒有轉過來，這煩惱業習還在。但是我們用這句佛號給它壓住，控制住，它不發作了。好像我們身體有病，吃了這個藥，把病症控制住，它不發作，但是病還在，這個煩惱就是煩惱病。這個可以帶，帶到西方極樂世界到那邊再去斷，換個環境去斷煩惱，那就容易，換到西方極樂世界去斷煩惱。

我們現在要有把握往生淨土，就是《彌陀經》講的，若一日到若七日要念到「一心不亂」，要具足信願行，你相信有西方淨土，相信自己能往生，也願意往生到西方，你就要行，要念佛，你要念到相似的一心不亂，就是功夫成片。我們現在不要講事一心、理一心，那個比較高，事一心就斷煩惱，理一心就破無明，那層次比較高。我們念到相似的一心不亂，相似就是類似一心不亂，但不是真正的一心不亂，我們換個名詞講叫功夫成片。功夫成片就是煩惱沒斷，但是我念這句佛號已經能夠把煩惱控制住了，叫它不要發作，這樣我們臨終就有把握往生西方淨土，這叫帶業往生，帶種子不帶現行。這條我們淨宗學會念佛的同修要特別的留意。

現在用功，現在重點要放在這上面，第一個階段我們先求伏煩惱。等到你煩惱伏住了，有把握往生淨土，進一步還有時間、還有壽命，我們再來提升，進一步做到斷煩惱，如果再能做到破無明那就更好了，往生到西方往生實報莊嚴土。我們目前要達到功夫成片，我們念佛念了很久，煩惱還是伏不住，為什麼伏不住？沒有戒的基礎。因為功夫成片，雖然還不是真正的禪定，但是它是相似的禪

定，這個在佛學名詞講叫欲界未到定，真正禪定是到色界去。就是有得到定，但是這個定還不及格，還沒有達到色界定的標準，但是他也接近，這叫未到，還沒有達到這個定的標準。我們念佛人如果有欲界未到定的標準，那我們就穩穩當當，有把握帶業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，絕對沒有問題，毫無疑惑的。我們達不到這個定的標準，問題就是沒戒，我們現在不要講太高的戒，不要講沙彌戒、比丘戒、菩薩戒，不要講這麼高的，我們就連個三皈五戒我們都沒有。

三皈五戒的基礎是建立在《觀無量壽佛經》第一福這個基礎上，「孝養父母，奉事師長，慈心不殺，修十善業」，這是第一福。三皈依，「受持三皈」是在第二福，「具足眾戒，不犯威儀」，這是第二福，這個層次比較高。所以我們知道，印光祖師提倡的這是《觀經》淨業三福第一福的學習。有了第一福的基礎，我們真正可以落實三皈五戒，進一步受八關齋戒、沙彌戒、比丘戒、菩薩戒，才能得到戒。所以善它也是戒的基礎，特別講因果是戒律的鋼骨，這是值得我們留意的。這是講到在中國傳統這個文化教育，在民間很普遍提倡《陰騭文》、《感應篇》，這在古時候很普遍。而且有很多讀書人，甚至沒有讀書的人，他也學了這個到處去講，到處去勸人。但現在這就沒有了，沒有，他這因果教育沒有，這個世界就很亂，大家就不知道什麼是善、什麼是惡，善惡也分不清楚，沒有個標準。在這樣的情況之下，我們一般人都會隨順自己的煩惱習氣，我們想一想，全世界的人類你看看，貪瞋痴慢疑惡見這六大煩惱比較強，比較強烈；不貪、不瞋、不痴，善比較弱。

在唯識學裡面給我們分析，惡的煩惱心所有二十六個，比較多，而且力量比較強大。貪瞋痴慢這些煩惱發展出來有二十六個煩惱心所。善只有不貪、不瞋、不痴這十一個善的心所。善的心所十一個，惡的心所有二十六個，多一半以上，數量比較多而且力量比較



強。因此我們人要學壞比較容易，要學好比較難，你一天到晚勸斷惡修善，都很不容易改變過來。但是你勸他幹壞事、造惡業，很快就學會了，特別現在這個電腦教殺盜淫妄的，真的其實也不用教，煩惱的心所這麼強大、這麼多，本來就很強，現在經過這些誘惑，就更厲害、更嚴重了。所以因果教育要加強，要一門深入，長時薰修，它才能收到效果。這是講到現代沒有因果教育，倫理道德也沒有了，這些都不講了。所以我們生活在這個時代，在物質生活似乎比過去豐富、方便，但是精神生活可以說是非常苦惱的，非常痛苦。

俞先生跟他的同學結文昌社，結這個社團，就大家發心，就像我們現在世界各地這社會團體結淨宗學會，這是一個社團。他跟這些同學力行《陰騭文》，遵守文昌帝君的遺訓。《陰騭文》裡面對於惜字紙、放生、戒淫、戒殺、戒妄語等，這都說得很詳細。這個內容我們跟佛經一對照，就是經典上講的五戒十善，三皈五戒十善，跟這個相應的，跟這個善法相應。結這個社做這些善事，就是做這些好事。但做好事結果怎麼樣？『行之有年』，「行之有年」就是做了很多年。他們自己結文昌社開始，在一起修行過了很多人，俞先生『前後應試七科』，就是經過了七次的考試。以前秀才他還要考舉人，舉人是省考的，貢生這是縣考的。有考中舉人的資格才能去京城，去國家，我們現在講中央，到京城去考進士。但是他經過七次考試都沒考中，從秀才考舉人，始終沒有考中舉人的資格。他沒有中舉，也就是沒有資格去考進士，要舉人他才有資格，這是古時候學歷的制度。以他的才華、以他的聰明智慧他沒有考上，當然他心裡是很不平衡的。

生了五個兒子，其中四個兒子就夭折，四個兒子『病夭』，「病夭」就是生病夭折。夭折一般都是幾歲，不然就是十幾歲，就是

很短命，沒有幾歲就死了，生病就死掉了。五個兒子就死了四個，剩下老三，就是第三個兒子。第三個兒子也很聰明，是最聰明的，腳底有兩顆痣，很聰明。在八歲那年，在外面玩耍失蹤了，不知道去向。我們看到現在這個世界上，我在台灣也看到，常常有警察局貼公告找失蹤的，有人兒女失蹤了，到警察局去報案，很多年都找不到，有照片，有他的身分資料。這個失蹤在古時候就有了，不是現在才有，古時候就有。五個兒子死了四個，一個失蹤，等於就沒有了。生了四個女兒也死了三個，剩下一個女兒。所以俞先生他一共有九個兒女，除了這個失蹤的兒子之外，就剩下一個女兒。他的妻子，他的太太，在這種遭遇，這種情況之下，哭兒女哭得兩個眼睛都哭瞎掉了。

哭兒女，我們在現前社會看到很多，所謂白頭髮送黑頭髮的。在《無量壽經》佛給我們講，「或子哭父，或父哭子」，這個做兒女的，父母往生了，哭泣。但是子女比父母早往生，那父母哭兒女，父母哭兒女比哭父母那更嚴重，這個我都親自看到過。我在台灣，大概三、四年前，有一對老夫妻，七十幾歲，他看到、聽到我在佛教衛星電視台講閩南語的，講台語的，講經的節目，他看到了，找到我們道場來，他兩個夫妻找到道場來，來了二、三次。這老太太哭她的兒子，她一個小兒子四十歲，沒有結婚，在美國當醫生，有一天坐電車，就突然死在電車裡面，可能是心臟麻痺一下子就死了，這母親哭得兩個眼睛都快瞎掉。她先生也受他太太影響，也一直哭，他說他這個兒子這麼乖，每個星期都會打電話向父母問候，很乖的一個孩子，為什麼這樣就死了？他想不明白，來找我二、三次。最後一次，他們兩個給我講，哭了兩年，後來給我講一講還繼續哭，他兒子死了兩年還繼續哭。哭完之後，他們兩個就給我講，他們要到眼科醫院去，他們說眼睛快不行了，要去找眼科醫師看。

所以讀到這段文，是明朝時代發生的事情，現代有沒有？有，而且還不少，可能比古時候更多。做父母哭兒女的，我在道場看到很多個例子，哭得真的都快不行了，他的兒女死了，我遇到好幾個。有個加拿大的一個羅居士，他女兒十八歲，在溫哥華念書，在加拿大念書，有一天去打羽毛球，他就這麼一個女兒，打羽毛球打完，突然猝死，突然就死掉了。他真受不了，他連事業都沒有心情做了。在加拿大他有到佛光山去，他太太也常常到佛光山去，原來他沒有學佛。後來他們就不願意住在加拿大，就回到台灣，覺得賺了很多錢，沒有意思，就這麼一個女兒，賺了錢將來就是要讓他女兒好好去享受的，現在女兒突然這樣死掉了，這打擊，他們快崩潰，受不了，而且先生比他太太哭得還厲害。回到台灣他看華藏衛視，聽到老和尚講經，找到我們道場來。一個大男人看到我，一把鼻涕一把眼淚一直哭，他女兒已經死了三年，還哭得那麼傷心。最近也有個女眾，一個同修，也是她女兒去外國留學，二十幾歲死了，心心念念罣礙她這個兒女，一直來到道場問怎麼替她做功德、怎麼替她修福，這個我們可以體會的。

他一個死了，他哭得這麼傷心，俞淨意公、俞先生他太太，死了七個兒女、一個失蹤，你說她這個打擊，當然眼睛哭瞎了，我們可以理解。這個絕對不是說沒有這個事情，這在我們眼前這個社會上我們都看到了。我看幾年前那兩個老夫妻，七十幾歲，他才一個就快哭瞎了，他這個死了七個、一個失蹤，她怎麼不傷心？所以她哭瞎了，這是真的。『公潦倒終年，貧窘益甚』，俞先生的家境不但沒改善，是愈來愈困難。你看兒女死了那麼多個，失蹤的失蹤，死的死，都病死的。家境這個生活經濟非常困難，在俞淨意公電視劇，在我們台灣中國電視公司王導演他編的，俞先生常常給同學借錢，這個我們也可以理解。因為家境窮，收入不夠開銷，常常要向

人家借錢，負債，這生活愈來愈困難。

『自反無大過』，俞先生自己反省，好像這一生也沒有做什麼大的惡事，也沒有造重大的罪業，為什麼老天爺給他這樣嚴重的懲罰？他怎麼遭遇到這種這麼慘痛的果報？似乎上天都沒有保佑他，他做好事也沒得到好報，反而得到這麼淒慘的果報。這個我們可以理解的。這在《阿難問事佛吉凶經》，阿難尊者也提出這麼一個問題，請問釋迦牟尼佛，他說有人學佛他得到好的果報，有的人學佛，不但沒有得到好的果報，反而得到惡報，什麼原因？是不是學佛有了問題，還是什麼原因會有這種情況？佛針對阿難尊者提出的問題來為他解答，所以講了一部《阿難問事佛吉凶經》。這個經意思就是說，「事佛」，事就是奉事，學佛，我們現在講學佛，到底是好還是不好？是吉還是凶？就問這樁問題，佛給他解答。這個地方俞先生就遇到這樣的一個問題，跟《吉凶經》阿難尊者問的問題是同樣的一個問題。他為什麼修行做好事，學了佛，不但沒有好果報，反而得到惡報？

此地講《文昌帝君陰騭文》裡面對於『惜字，放生，戒淫殺口過』，這是舉出裡面一個重點。這次我們時間比較長，所以這方面我們根據《安士全書》，也利用這個時間，來跟大家做一個比較詳細的報告。有些同修白天要上班，所以上午這個時間不能來。不過我們學會有安排錄像錄影，不能到現場來聽的，我們這個錄像就可以提供他們。我們看《安士全書》，「惜字，放生，戒淫殺口過」，這是在《安士全書》的第一部分，第一卷的下卷。講到惜字，惜字就是愛惜字紙，在《文昌帝君陰騭文》它的原文是「勿棄字紙」，勿就是不可以，棄就是丟棄，有文字的紙不可以隨便丟棄，就是不能隨便亂丟，丟到髒的地方、丟垃圾桶，這是不可以的。這樁事情，我們現在這個時代印刷術發達，這個方面就比較有些困難。但

是我們也要知道為什麼文昌帝君勸我們不要隨意丟棄字紙，它是什麼道理，我們也要明白，這個道理明白之後，我們才樂意來愛惜這個字紙。

在《安士全書》勿棄字紙這一段，它有一段發明，這個我跟大家念一念，做個簡單的講解。這個發明，就是發明為什麼不可以隨便丟棄字紙。「人之所以獨貴者，以其口之能言也，亦以其手之能書也。手能書，則手亦能言矣。然口之所言，僅聞一室；手之所言，可達萬里；口之所言，止於當時；手之所言，可垂後世；口之所言，人以耳聽；手之所言，人以目聽；口之所言，片時即疲；手之所言，千秋不倦。甚矣！字之有功於人也。世間若無文字，則官吏無以為治，政令無以為憑。豈獨家不能家，亦且國不能國矣！人之受恩於字者如此，而謂字紙可輕棄乎！」發明這一段，周安士先生給我們說明，給我們說明為什麼不可以隨便丟棄字紙。

他說人之所以獨貴者，以其口能言也，我們一個人為什麼很可貴？因為人這個嘴巴能講話，比其他的動物要強多了，因為人的嘴巴能講話，貓狗牠不會講話，這是人可貴的地方，人口能言。亦以其手之能書也，人不但嘴巴可以講話，而且手還可以寫字，書就是可以寫字。手能書，則手亦能言矣，就是手你會寫這個文字，這個手也會講話，你用手去寫這個文字給人家看，人家看就明白你在講什麼意思。所以手能夠寫字，手也可以講話。

然口之所言僅聞一室，這個然就是雖然口可以講話，但是所聽到的就是只在一個房室裡面。就像我們現在這個教室，大家有時間到現場這裡來聽講，我講的話大家現在聽到；沒有來的人，距離比較遠的，他就聽不到，所以口能夠講的就限於一室。這是指古時候，現在得力於科技的發明，口之所言也可以傳之千里，現在透過衛星電視、網路可以同步的，只要有電腦，這些可以收聽，可以同

步，在很遠的地方他也能聽得到了。在古時候沒有，在古時候你不到現場來聽你就聽不到。但是古時候，這個工具，他可以記錄用書寫下來，用文字記錄下來。文字記錄下來，你沒有在現場聽，我們看到這個書，我們也知道它的意思。這是說明口之所言止聞一室。

手之所言可達萬里，像書信我們一寫一寄出去，再遠的地方他可以收到，看到這個信，他就如同我們跟他講話一樣。口之所言止於當時，手之所言可垂後世，當時也是講古時候還沒有這些科技的發明，你講完就完了，以前也沒有發明錄音機，你講完，在現場當時的人他聽到了，但是沒有在現場的人他也就聽不到，你講完也就沒有了。但是現在有錄音帶，又有C D、D V D，現在電腦硬碟又可以存檔，這個可以傳之後世。這個傳之後世，手之所書可垂後世，就是你當時沒有聽到的人，但是他用文字記錄下來，可以流傳到後世。所以古人講一時勸人以口，百世勸人以書，書這個文字留給後代的人，千年萬世他們還能看到，好像我們現在看到古人留下來這些典籍。

最近，上個月十九日，老和尚回到台灣去了，他就去找世界書局，還有台灣商務印書館。那天中午我也被安排去跟他們聚餐，老和尚就是要給他們買些古書典籍贈送別人。最早是給台灣商務印書館訂《四庫全書》，《四庫全書》有一千五百冊，這麼厚的精裝本一千五百本，把中國傳統的儒道經史子集全部收進去。《四庫薈要》它是五百冊，《薈要》就是把《全書》精要的會集起來，濃縮起來成五百冊。《四庫全書》是台灣商務印書館印的，《四庫全書》是他們印的，他們最早是印三百套，我們老和尚買了一套送到達拉斯去，現在又搬到圖文巴去了，這個都是我去搬家的我知道。到達拉斯去搬去裝貨櫃，然後運到新加坡，後來離開新加坡，又從新加坡運到澳洲來，現在存在澳洲淨宗學院，在圖文巴。《四庫薈要》

是世界書局印的，裡面都有我們祖宗很珍貴的智慧經驗，方方面面，我們生活點點滴滴，都有講到。現在你只要懂得這個文字，特別是你懂得古文，你去看，我們還可以接收到古人這些智慧、經驗的傳承。

這是手之所言可垂後世，手寫下來的東西，手的言語，我們現在講叫手語，用手寫下來可以流傳後世。現在講的話有錄音的，透過電器化的東西可以流傳後世。但是這些傳統的老和尚還是很重視，為什麼重視？比如說這個書本，現在你帶這一本書，《安士全書》這麼重，帶也不方便，現在電腦一個小晶片，什麼《大藏經》、什麼《四庫全書》都可以裝進去的，你只要插在電腦磁碟裡面，就可以調出來看了。但是我們要記住，電腦要有電才能看，如果沒電你就什麼都看不到了。所以現代化的東西我們要去多加利用，但是這個傳統的也不能不保存下來，萬一哪天沒電，你還得靠這個。因為那個都要靠電，你沒電什麼都沒有了。

所以我們現在有些傳統的還是要保留，比如說現在很多人都靠計算機，傳統那個心算、計算都不要了，那個計算機如果停電了，不能用，這個就很麻煩，你就不會算了。所以現在這個書還是有它保存的必要，這是以防萬一。特別現在災難這麼多，去年在美國拍的「2012」電影，也震驚了全世界，根據馬雅人的預言改編的電影。這個電影也有它的可能性，我們總不能把這些認為都是無稽之談，只是時間的問題。這個世界本來它就常常會變化的，這佛在《八大人覺經》給我們講，「世間無常，國土危脆，四大苦空，五陰無我」。以前讀到這個世間無常、國土危脆，我們覺得世間無常我們可以理解，國土怎麼會危脆？地這麼堅固，怎麼會危險又脆弱？現在看到南北極冰山融化，地震、海嘯，現在很深刻體會到經上講的國土危脆，既危險又脆弱。我們看了「2012」，真的是觸

目驚心，那真是國土危脆，就是幾秒鐘的時間什麼都沒有了。

這不是沒有發生過，古代發生的說我們沒看到，但是現在發生的我們大家都看到。二〇〇四年十二月，那時候是二十六號，聖誕節二十五號，二十六號南亞大海嘯，大家有聽說過嗎？那應該是不會假的，應該是大家都相信的，大家都看到了。有些地方它報導得比較保守，有些地方報導得比較真實、比較開放。我是那一年十二月二十三號，香港佛陀教育協會舉辦佛七，二十三號圓滿。二十三號，就是佛七七天，第八天就做三時繫念，二十三號做三時繫念圓滿。二十四號凌晨，我在香港住旅館，香港佛陀教育協會也沒有寮房，只能住旅館。我那天凌晨大概二、三點作了一個惡夢，夢得我醒過來心跳就是停不下來，我夢到什麼？夢到到一個海邊，海水好幾層樓高這樣捲過來，看得很恐怖。然後海水過了之後，看到海水底下，我是很清楚看到，兩個韓國古人，韓國的古人，穿韓國古裝的兩個男子，男人，穿著韓國的古裝泡在水裡面。

我夢到那個夢，因為曾經看過韓國的「商道」，那個電視劇，夢到那個夢就印象很深刻。我起來真的心跳不止，非常恐懼！我說奇怪，昨天才做三時繫念，今天怎麼作這惡夢？我每次大概做完三時繫念，那天晚上就會比較好睡，在這之前就會比較不好睡，但是做完之後比較好。奇怪，那是剛做完怎麼作這個惡夢？我這個也想不透。二十四號那天我們就從香港到新加坡去了，我就到新加坡去，到新加坡住在一個居士家裡，一個林老菩薩，他兒子在美國念書，房子空空的，我要到馬來西亞去，就先到新加坡去看看這些老同修，他就請我在他家住。在他家住了兩天，二十五號，二十六號我就去居士林看李木源李會長，因為他身體也不好，我去看看他，以前他也很發心，我去到那邊去看看他。去看他回來之後，林老菩薩他就去買一份新加坡的中文報紙給我看。



到了二十七號中文報紙就報出來了，我看到一個版面出來，怎麼死了那麼多人？它那個新聞記者去拍，那個報的時候是說有兩千多人，就是印尼、泰國、馬來西亞，就是檳城那個地方，這個地方發生海嘯，說很多人被海水捲走了，死了。然後新加坡離印尼很近，我看到照片，那個棺材放進去，手都硬了，都放不進去，一排。我看那個棺材照片照出來，有的左手、有的右手、有的腳，都裝不進去棺材，都很僵硬，一大片，報死了兩千多人。後來二十八號又報又增加到五千，到三十號愈報愈多，後來聽說那一次全部加起來，連斯里蘭卡那邊全部加起來，聽說有二十幾萬人，就是一下子就被海嘯捲走，有的一些小島，整個島都沉到海底去，那個都找不到人。所以這些情況，我們看了之後的確感受到佛在《八大人覺經》講的，「世間無常，國土危脆」，真正感受到。那個時候我才忽然明白了，我才明白在香港作的惡夢是怎麼一回事。就是那個海嘯，我是二十四號作的夢，它發生的時間是二十六號，就是大家不是過聖誕節嗎？二十五號過聖誕節大家還在玩，那個假期，在海邊玩的人很多，有中國人、有洋人，一下子就被捲走。

這是我們親眼看到的，這些都是一些記錄，這些災難我們不能說沒有。一個大災難來，你看電都沒有了，所以有很多人講將來這個世界又恢復到以前原始的。現代文明，一個大災難來都全部沒有了。這也有可能，我們不排除這個可能。當然我們不希望看到這個，但是我們也不能排除這個可能性，的確曾經發生過，那誰敢保證將來都不會發生？誰敢講？誰都不敢講。科學家他也不敢講，科學家他也不敢說不會有災難，如果他這麼講他就是在騙人。因此我們保留一些傳統的東西還是有需要，所以我現在看我們淨老和尚，他都一直在買這些書，買這些傳統的，在圖文巴還挖地窖，還存乾糧。所以我就跟我們師兄弟講，我說師父對你們真好，師父都沒有給

我存乾糧，都給你們存乾糧，怕你們餓死，我自己要去想辦法。這個事情老和尚也是做給我們看，有些傳統性的東西我們還是要有保留的必要，不能全部都不要。到時候萬一有一天有這些災難來，你什麼都沒有，真的就活不下去。這是講到手之所言，手也能講話，就是靠這個文字來記載。

下面講手之所言人以目聽，手的講話，我們人就是用眼睛去聽，你看文字就用眼睛去聽。口之所言片時即疲，手之所言千秋不倦，你講話，你講多久你會累，你總不能一天到晚像錄音機這樣一直講講個不停，大概你也沒辦法。你講一、二個小時你必須要休息休息，很快就疲倦了。但是手之所言千秋不倦，你用文字寫下來它都存在，它也不疲不厭，你可以流傳很長的時間。所以我們現在印乾隆《大藏經》，印這個《藏經》，我們用的是英國的聖經紙，這個廠商給我們講，最少兩百年以上，這個紙張不會變的，我們印了這個書，最少要有二、三百年這樣的一個時間。所以就不能印一般的紙，一般的紙大概幾十年它就會壞了，保存的時間不長。所以特別是大套的東西，《藏經》這個東西，紙張、裝訂各方面都要講求，你錢那麼多花下去，時間保留得不長，這就沒有那個價值。所以我也看過大陸上也有印《藏經》的，都二、三十年，那個皮都變樣子了，那個紙張也慢慢在變黃了。我看那頂多七、八十年就不能看，如果人再保存得不好，那就不能看。這是手之所言千秋不倦。

甚矣，字之有功於人也，這就是說明，這個文字對我們世間人有很大的功用，有它的功能，有它的作用。世間若無文字，則官吏無以為治，政令無以為憑，世間如果沒有文字，這個做官的他怎麼去治理這個國家，他就沒有辦法了，政令一發布也沒有憑據，這都要靠文字，像頒布一個法令，你要有文字的記錄，這樣才有個憑據，才不會忘記。豈獨家不能家，亦且國不能國矣，豈獨就是不只，

家不能家，你治一個家也不能治，治一個國也不能治，沒有辦法治理，也就是沒有辦法去管理。人之受恩於字者如此，我們人受到文字的恩惠如此之大。而謂字紙可輕棄乎，有文字的紙怎麼可以輕易的丟棄？意思就是這樣。這是告訴我們，也是給我們說明，為什麼聖賢勸我們不要任意的丟棄字紙的道理，勸我們要重視文字，意思就這樣。

下面講，「字紙固不可棄，字尤不可棄。不順乎親，終身棄去孝字；不友於昆，終身棄去悌字。如是逐一檢點，則字之為我棄者，多矣！若夫裹物糊窗，狼藉委置，則所棄者，不過字紙耳。」這一段就是更深一層的給我們說明，字紙固不可棄，就有文字的紙張固然不可隨便丟棄。字尤不可棄，這個意思就是文字裡面的內涵，那個含義，尤其是不可以丟棄的。也就是文以載道，就是文字裡面說明的含義，尤其不可以給它丟棄掉。所以不順乎親，終身棄去孝字，你不孝順父母雙親，孝這個字終身就丟掉，就丟棄了。這是進一步給我們說明，文字裡面的含義我們要去遵守，尤其不可以不知道它這個意義。不友於昆，終身棄去悌字，昆就是兄弟姊妹，《弟子規》講「入則孝，出則悌」，你對兄弟朋友不好，終身悌這個字你就棄掉，就被你丟棄了。這是從含義來講的。

如是逐一檢點，則字之為我棄者，多矣。如果用這個道理來檢點我們自己，被我們丟棄的文字就太多了。真的，特別是我們現代人，真的全部都丟棄掉了。這是從字它裡面的含義，我們不能去做到文字裡面它所給我們提示的意義、道理，就等於那個字被我們丟棄掉了。從這個道理來看，被我們丟棄的字那就太多了。這不是從有形的文字、紙張來講，從無形的，我們起心動念、言語造作不順乎這個字的義理來做，就是丟棄這個字了。若夫裹物糊窗，狼藉委置，則所棄者，不過字紙耳。若夫這是一個語助詞，用有文字的紙

來包東西，來糊窗戶，古時候窗用紙糊。這個所丟棄的不過是文字的紙，他是丟棄文字的紙。如果不能照文字這個義理去修學，那是丟棄文字它的本意，它裡面的含義、它的精神就被我們丟掉。

「或疑蒼頡造字，開萬古文字之源。但當天為雨粟耳，奈何鬼復夜哭乎？不知世間文字，既有正用，即有邪用。天之雨粟，因正用也；鬼之夜哭，因邪用也。」這個文字相傳是倉頡造的，他創造文字，開萬古文字之源，文字的根源從那裡開創的。最早是甲骨文，我們中國這個文字從甲骨文開始，現在全世界甲骨文文字保留最多在台灣。全世界現在保留下來最豐富的甲骨文，報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，有這個計畫。根據那個報導，我看以前的甲骨文，我們古代祖宗都會卜卦、卜筮，占天相吉凶的。所以古代這些都很發達，他能夠占察到，就像現在的氣象台，能夠很準確的占察到哪一天要下冰雹，他都能占得出來。根據這些文獻資料去調查，這些都很明顯告訴我們，在古代這方面，天文、氣象、地理各方面的，都很先進。我們現在的科學儀器，有時候往往還不如古時候那些技術、那些做法，這是真的。你看現在都靠機械，機械儀器，古時候沒有，但是他也能很準確的去預測這些氣象。比如說颱風這些，以前也沒有電腦這些東西，以前你說要出國，要航海靠帆船，它也不用汽油，都靠風力，它那個方位要怎麼去測量？怎麼樣才不會走錯路？他有他一套方法。

這個澳洲，最早來是中國人，現在在墨爾本、在布里斯本，我都看到有中國廟，那最少有兩百年以上。墨爾本現在變成觀光區了，有個地方還有個關公廟，大概是廣東這邊人過來的，裡面還有中藥鋪，還有賣五金店、雜貨店，現在變觀光區。這些資料就是說明，幾百年前中國人來到這個地方就很多，一般都是捕魚的，或者是經商貿易的，他們過來，他們怎麼飄洋過海？我們有一句講飄洋過

海，用船，靠帆船，靠風吹，每天要預測氣象，飄飄飄飄到這裡來，真不容易。但是在更早，在明朝，航海在中國就很發達，那個時候歐洲國家還不如中國。是後來皇帝海禁，禁止，這也是個錯誤的政策，是禁止了。不然你看鄭和下西洋，他的船隊很龐大，就像我們現在講艦隊一樣，他的船隊很大，到東南亞，七次下西洋。說明當時航海的技術就非常發達了，在明朝那個時候。

這是講文字有它正面的用途，當然也有邪的，邪的就是錯誤偏差的用途，你拿來正用，天之雨粟，正用，天雨粟就是瑞相。如果用邪用，鬼之夜哭，鬼晚上都在哭，這就是把它用在邪的方面。這是給我們說明文字它的功用，它的重要，它對我們人類的貢獻。更重要的要知道文字它的意義，要能根據這個意義落實在我們生活上去修學，這是更為重要，要把文字用在正當的用途，不能用在造惡業的用途。這段給我們說明「勿棄字紙」。

現在講到棄字紙，《安士全書》有引用三條公案，第一條是「焚經絕後」，這是《彙纂功過格》裡面摘錄的。「武功縣西有寺，內積毀廢佛經一藏。康對山少時，與同庠五友，讀書其中。時值隆冬，四生用廢經以燒炕，一生用以燒洗面水。對山心誹之，不敢言。其夕，康夢三官排衙，盛怒燒經者，斷云：皆合滅門絕後。判用水洗面者，削去前程。復責對山云：汝何不言？應云：吾年幼，心知不可，不敢言耳！官云：一言勸解，可免罪矣，今姑恕汝。寤而志其事於書末。不數年，四生合門病瘟疫死，洗面生試輒不利，以訓蒙終身。」這是講了一個公案，這公案就燒廢棄的經書絕了後代，絕後，這叫焚經絕後。舉出武功縣西有寺，這個寺院裡面，內積毀廢佛經一藏，在古時候《大藏經》它一藏一藏的。現在大家如果到大陸上去，去參觀古代寺院，它這還有藏經樓，這我都去看過，還有藏經樓。有一些廢棄的寺院，留下來有些經書都毀損了，大家

就廢棄了，沒有人再去讀誦了。這就變成，我們一般人看起來，好像一堆廢紙，但是裡面它記載的是經文，經書。

有一個人他叫康對山，姓康，健康的康，對錯的對，山上的山。他少年的時候，就是他很年輕，大概十幾歲，與同庠五友，就是跟他同時念書的五個朋友，這五個朋友年紀都比較大，就是他的學長。讀書其中，他跟這五個同學在西有寺讀書，古時候讀書人大部分借用寺院來讀書。剛好那個時候時值隆冬，剛好遇到冬天，這冬天很冷，又沒有現在這種插電的暖爐這些設備。古時候他怎麼來取暖？四生用廢經以燒炕。這個炕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？我去看過，我到東北去看過。它那個炕是什麼？就像我們燒灶一樣，它那個灶門口在外面，但是它那個用個煙筒串到你睡覺的床鋪底下，在外面燒柴火，那個煙透過那個煙囪，熱氣，床下都是管子，你一燒火整個床鋪就變很暖和、很熱。現在在東北北方還有，這就燒炕，你人坐在上面就不冷了，下面燒柴火。

這有四個學生用廢經的紙他拿去燒炕，去取暖。一生用以燒洗面水，另外一個學生用來燒洗臉的水，那個冬天水都是冰的，拿廢經書有經文的紙，拿去燒洗臉的水。對山心誹之，不敢言，康對山他年紀比較小，心裡不敢認同，覺得他們這樣做很不好，不對，但是也不敢說話。其夕，康夢三官排衙，那天晚上康對山就夢到有三個做官的排在衙門裡面。古時候衙門這是辦案的地方，看到三個官在上面排一排，就像現在法院一樣，這個法官坐一排。盛怒燒經者，這三個官員很生氣的對四個燒經的人講。這三個官就是我們現在講好像合議庭一樣，三個官員共同來審判這樁事情。這三個官斷云，就是斷這個案，這四個學生用佛經的紙來燒炕，那要得什麼罪報？斷言皆合滅門絕後，就是他這四個人就沒後代了，他們家就到此為止。這個我們一般中國人常講絕子絕孫，是很不好聽的話，造很

大的惡業，遭這樣的果報。判燒水洗臉的削去前程，燒水洗臉的這個他沒有功名了，他原來有功名，他現在考不上，不能做官。這五人都被判了罪。

後來這三個官又對康對山講，汝何不言？他說你怎麼不跟他們講，不勸他們？應云，他就回應這三個官的問話，吾年幼，心知不可，他說我年紀小，我心裡知道這樣做是不可以的。不敢言耳，他說我年紀都比他們小，我也知道這樣是不對的，但是我不敢說話。官云：一言勸解，可免罪矣，今姑恕汝。這些官就對他講，他說你用一句話勸別人，他如果不造這個業就可以避免這個罪報。他說現在就饒恕你，就是原諒你，就沒有給他降罪。寤而志其事於書末，寤就是他睡覺醒過來，作了這個夢，把這個事情記錄在他讀書書本後面。不數年，就是沒有幾年，四生合門病瘟疫死，這四個學生用佛經去燒炕的，這四個全家就死在瘟疫，就是傳染病，全家都死了，真的是絕後，一個也沒留下來。洗面生試輒不利，用佛經去燒水洗臉的那個學生，每次考試都不及格，後來都考不上。後以訓蒙終身，訓蒙就是做一個窮教書的終其生，他一生就這樣，前程沒有了，被削掉。下面還有安士先生他按照這個公案來給我們做一個解說。

我們這節課時間到了，晚上我們再來繼續跟大家報告，我們這節課就上到此地。